

论迟子建小说中的死亡意识及其表现形式

赵 薇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长沙 410081)

摘 要:迟子建小说中死亡意识的变迁,从前期文字中对空灵的“彼岸世界”的迷恋到以死亡作为价值评判标准,从对世俗温情与人性的表现,直至近期将对死亡意义的关照提升到人类族群的整体关照层面,体现出超越个人情感的大爱。三种死亡意识变迁的内里是作者自身精神感受与艺术诉求的冲突与弥合,在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后其艺术诉求的表现达到一个完美的融合。迟子建小说中死亡意识的成因来源于作者独特的生活经历,亦有杂合的宗教意识影响与异域文化的思想浸淫。在艺术表现形态上,迟子建对死亡主题的选择与书写形式表现出对“怀伤之美”的艺术追求与失乐园情怀。

关键词:迟子建小说;彼岸意识;死亡情结;怀伤之美

The Awareness on Death in CHI Zi-jian's Novels and Its Manifestations

ZHAO Wei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1, China)

Abstract: Evolution of awareness of death in CHI Zi-jian's novels, from an obsession with the other side of the world in his earlier works, to the portrait of secular tenderness and human nature using death as the value standard, to his recent concern about the meaning of death and to the concern of the human community, reflects a fraternity that transcends personal emotions. The marrow and pith of the change of the three death consciousnesses is the result of conflict and restructuring of the writer's personal feelings and artistic pursuits, a perfect integration after a process of negation of negation. Chi formed his death consciousness from his unique experiences, where a diversity of religion and exotic cultures exerted their influences on him. The death angle he chose and the expressions he tended to use reveal his artistic pursuit for the beauty of reminiscence and the complex of lost paradise.

Key words: CHI Zi-jian's novels; awareness of the other side; death complex; the reminiscences of beauty

作家在创作中对形式与内容的选择,其落脚点都在于表现自身价值评判与艺术诉求。“死亡意识”始终是萦绕在迟子建小说中的一个明显情结,她通过对死亡的关注与书写表现出对人生终极意义的关怀,表现出一种异于流俗的人本关怀态度。死亡意识的变化是迟子建对自身文本价值的关注体现在作品中的一个强力因素,充满了由自身写作意识的冲突与弥合循环往复所具有的巨大内在张力,是一种写作的“弹性”,促使文本思想不断向更深更广处蔓延。在已有研究成果中,对迟子建作品中死亡意识的关注大多将其死亡意识看作一浑然天成的整体,从整体上论述其价值而很少关注到迟子建小说中的死亡意识所具有的裂变性。本文从分析其不同时期文本中死亡价值意义的变入手,探寻其发展变化

的原因与艺术表现。

一 “死亡”价值意义的变迁

死亡是什么?在中国传统死亡观中,大致包括这样几类看法:是一种自然的归宿;一种令人惧怕、给人威胁的力量;一种痛苦的解脱或是一种理想的追求。^[1]而在迟子建的小说中,“死亡”的价值意义是一个不断生长变化的复合体,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时期。

(一)作为生命永恒流淌方式的死亡

在迟子建的早期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死亡是生命自然流淌的一个过程,其儿童视角写作下特有的“孩子——老人”直面对话的方式构成了对生命永恒轮转的虔诚思考,当未经世

收稿日期:2009-03-24

作者简介:赵薇(1986-),女,湖南常德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当代文学研究。

事的孩子感触到老人们耗其一生在绚烂与辗转后重新拾得的那种平静,又在自然中无形地感受这平静祥和的真谛,竟是一种像轮的最初与最末的接轨的奇妙融合——生生不息的轮回带来一种类似于永恒的对话,不经意透露出了关于生命与死亡的自然哲学意味。迟子建自己曾说:“我觉得无论是生命还是创作都应该呈现那种生命的自然状态:裹挟着落叶、迎着飞雪、融汇着鱼类的呜咽之声,平静地向前,向前,向前……死亡也并不意味着终结,而是生命以另一种形式在展开。只要有灵性的东西,似乎都可以以别样的方式存在于一种形态的毁灭之后。躯壳在这里只是灵魂短暂的居住之所,在一个时期的旅居后就会必然地完成它的转换,随着时空以不同的形式行走。死亡并非对生的阻断而是一种别样的延续,这是一种轻灵又充满童稚的死亡观,人生状态的转换宛如梦境。在《起舞》等作品中这种梦表现出连接着生与死两个世界通道的含义,生死两个世界在作者眼中是可等量观的,甚至在一些时候那个未知的世界更能激起作者的美好遐想。在这一意义上,迟子建小说营造的死亡不啻为“生的延续”与“爱的升华”。

(二) 昭显生命价值与意义的死亡

《白雪的墓园》、《灯祭》等涉及到“父亲之死”的作品表现了她对死亡的另一种思考——关注点从空灵的彼岸世界回到现世。与质实厚重的生活相比,没有阴霾的极乐之地轻得难以把握。在成年生活的土壤里,死亡的神秘化气息削弱,露出它刚冷的本质。在迟子建这一阶段的作品里,死亡兼具了灵魂皈依之地与价值标尺的双重功能。以死亡为标尺对灵魂的叩问有着正反两方面的表现。一种是由“好人”的逝去所带来的温情的展露与缅怀,秦山(《亲亲土豆》)有他钟情的黑土地与喜欢同弄的土豆,更有温柔体贴的妻子与和美的家,厄运来临之际(他被诊断患肺癌),他舍不得花钱治病却给心爱的妻子买了一条天蓝色的软缎旗袍,并瞒着妻子回到了家乡,去亲亲土豆。当生命的沉重沦为枷锁,迟子建想到了用死亡让爱绽放出隽永的光芒,这是迟子建的悲悯。善意地以“死亡”给泥泞中的生命带来一丝绿意和转机,完成一种弥合与成全!另一种是以“坏人”或与常人异之人所带来的死亡来体现的。在这一类型文本里,迟子建从心中去挖掘“罪人”来完全泯灭的良知,激活他们在尘世中被掩埋,甚至连自己也忘却了的善良本性。如《北国一片苍茫》中,芦花在梦境中对生为罪人的继父的原谅,达到彼此解脱。“好人之死”与“坏人之死”在这里体现了同样的旨归——凸显生的价值。罪人的忏悔,生者对死者的思念与读者对逝去美好的惋惜与同情,都是建立在这一意义上的。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常被淡化遗忘的小人物在死亡这一万象平等的天平上被描绘得细腻而有韧性,他们的爱与温情有着死亡也无法摄服的强大力量,使得原本是世间最具悲剧色彩的死亡不再冰冷,人间烟火承载着浓浓温情。

(三) 充盈着历史与宇宙意识的死亡

作为一不断成熟与完善的价值体系,死亡意识的生长引领着迟子建的作品向更广阔的观照视角迈进。从《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开始,迟子建找到了更为广阔的思考空间,在整个

时空中对种族甚至人类族群的思考无疑让她的写作拥有了更高的境界。

《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的“我”明显带着作者的影子却有无形中的超越。当现实显现出狰狞与残酷,“我”的心因陷入死亡的阴影而无法自救。而当“我”贴近了乌坎镇人们的苦难和境遇,个人内心的伤痛被这巨大的哀伤所裹挟。博大深沉的爱拓宽了内心情感领域,从而超越了一己的痛苦而得以自赎。由是,“细小如缕的人文关爱,不再是以自身记忆为核心的情愫,而是普照式的情怀,绵长弥漫,宽悯如天云浩茫。”^[2]同样,《额尔古纳河右岸》描述鄂伦春人的生活与死亡观。作者用细腻的笔触勾画了整个种族的命运,当老去的萨满用神启般的眼睛看向整个种族的历史与未来,往事中亲人与爱人的离去像冰雕一样融化在记忆里,神性的世界在心中复苏,我们听到的是大爱无疆与自然旋律的和谐奏鸣。而《伪满洲国》里,迟子建在对宏大叙事进行消解的同时书写的是一部真正属于“人”的历史:人生存的意义不再以他的阶级、种族或所谓等级为分野;而死亡的意义也并不完全归属于它的目的有多崇高,个人存在的价值得到了张扬;人真实的状态得以还原,人活着只因为内心对自我的肯定与向往,生存与死亡一样可贵可敬。这种以整体上升的死亡意识来关注全人类的幸福与命运的观点,来自一个女子真正从黑暗中走过后的真切愿望,本身也像向生的火炬一样明丽动人。这种极富张力的嬗变出现在迟子建的死亡意识里,是一种超越与拔擢。

二 死亡意识成因探询

(一) 独特的生活经历

迟子建创作中死亡意识的形成过程首先关涉她独特的生活经历。儿时生长在偏僻的漠北小镇,耳濡目染的是最简朴的生死观念。这种观念是生死作为两种自然状态被自然接受认可,是现代都市生活所不能企及的。于是,在离开生地再对儿时记忆的重建过程中,这种带着自身体验与荡漾着童话色彩的价值观是诱人的,对作者而言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皈依。

而“父亲之死”作为一个难以被抛弃的情结一次次或明或暗地出现在迟子建的小说里。如果说之前迟子建的死亡意识完全来源于早期生活的耳濡目染,属于“授受”之“受”,那么,当死亡将她精神与爱的支柱之一——父亲从生活中生生剥离,就是属于“承受”之“受”了。儿时邻里同乡的离去也许会在她心里烙下淡淡的感伤,但那忧伤是隔膜的而非亲历。而至亲的亡去是心里难以抹平的裂痕,因为生者背负起了死者生命的重量,记忆是真实的疼痛。而之后相知相爱的丈夫猝不及防地亡故,也是来自死亡的残酷阻断。这种“承受”之“受”将她从天国的梦中摇醒。这段时间的文字凄然怀伤、动人心弦。《一匹马,两个人》是一种关于“我这一生最美丽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的遥想心碎与缅怀与书写。然个人伤痛的点滴在文字中的显影让人担心迟子建陷入自恋与迷伤的沼泽,从而导致痛苦宣泄过后她小说中特有含蓄美的消失殆尽。也许是北方辽阔雪原气魄的渲染,对

于横断在自己面前的死亡,才让迟子建在文字的疗伤中找到了不同以往的超越死亡之路,笔下流淌的故事因为懂得而更加温情。

(二)以萨满教为主的宗教融合

迟子建小说中的死亡意识是一种平和冲淡的个人哲学。迟子建并不臣服于宗教,而是用各宗教教义中符合自己认知与感受的部分去表达个人的情感认知。如佛教“了生”与“了死”的概念是佛教死亡智慧的核心。由消解“生”实现消解“死”,如“死如出狱”:生时,肉体绑住了灵魂就如监狱困住了人。所以,死亡就像灵魂去掉了肉体的束缚,如同出狱般,反而是好事。迟子建的死亡观与之和而不同,迟子建将人的意识比作一条不断流淌的河流,向死是一个过程而并不是终结。但生人对死者的缅怀和死者对现世的眷恋牵扯在两个世界之间,使死亡不可成为单纯的解脱而带着骨肉剥离的隐痛。迟子建并不相信转世再生,或是行善积德为来世求佑的说法,她只是从心灵深处来追寻一种对被剥夺的补偿,一种温情的慰安,一种肯定的力量。

在精神气质上我们可以看到迟子建的死亡意识与东北的原生萨满教有更多契合之处。萨满教作为建立在原始渔猎经济基础上,集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于一体的原始多神宗教,泛神论和万物有灵论是其哲学基础和思想基础。迟子建的作品中明显存在着泛灵泛神的观点。迟子建认为死亡是人从肉体到灵魂转移的一个载体,所以,她笔下的死亡不是令人恐惧的,而是圣洁的,更像是一种超脱和净化,是生人与“灵”动人心魄的直接交流。并不需要为这样的生死观寻找一个特别的皈依,所有符合于这一价值判断标准的意识都可以相整合成她独特的人生哲学的一部分。生死的烛照和万物有灵的态度一起,构成了对当下人们生存状态的批判、反抗和对自己价值观的坚守。

(三)来自异域的刚强生命意志

苍茫的北方大地给了迟子建坚强而有韧性的生命元气,而其生命意志的刚强和死亡意识的练达亦承接了西方死亡哲学的内涵。

《西方死亡哲学》的观点认为:人是有惰性的,只有在他面临残废的情势下,他才可能有效地破除自己的惰性,以其高度紧张的身心活动踏上自我认识的思想之旅。^[3]迟子建小说中很多人都是通过死亡走向自我发现和救赎的道路的,迟子建认可死亡为一种有独特启示意义的积极力量,死亡揭示了个体存在的虚无,促使个人认真思索自身生命的意义。当人开始重新审视自我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就是沉睡在人体内神性的复苏。

儒家文化重生,儒学提倡“不知生,焉知死”,讳谈死亡而教化人以生的意义。而迟子建的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始终是一种能直视死亡的勇气。从死亡哲学的发展演变过程来看,中国儒家所表现的死亡哲学的主要桎梏在于它带有强烈的“入世”色彩,缺乏形上化的思考,而西方死亡哲学的发展系统明确呈现为“死亡的诧异”——“死亡的渴望”——“死亡的漠视”——“死亡的直面”四个具有质的差异性的阶段。

迟子建的小说中死亡意识的发展挣扎、超越与螺旋性上升的过程,亦联结成为“在发展中的系统”。从最初的《北极村童话》到《白雪的墓园》再到《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与《额尔古纳河右岸》,经历了一个“自然”——“宗教”——“人的自我认识”(感性)——“人的自我认识”(理性)的演变过程。最终的缔结点是对死亡的直面,对苦痛的超越与生命感悟的飞升。如迟子建个人所说:“人的肉体可以被消灭,但不能从精神上被打败,要在‘重压下’努力保持‘优雅风度’,弘扬个性,歌颂个性,以找回被死亡阴影所掩盖的人类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这就是刚性富有激情的生命意志。”

三 美学诉求上的怀伤之美

(一)感伤主义的艺术诉求

在某种精神的层面上,构成迟子建的“身份”的,似乎还不是温情之类,而是一种“凄美”。即使在她的“北极村童话”里,也荡漾着一种别样的忧伤。迟子建的“美”,是一种忧伤的美,一种“伤怀之美”,也是一种纯粹之美。她始终以悲天悯人的情怀,抒写着生命的缺憾与美好、生存的辛酸与温暖、心灵的苍凉与和谐、命运的严酷与超越,将生命的存在状态及其价值意义,以充满诗意的温婉笔致呈现给读者。迟子建对情绪的表达和渲染要求,似乎比编织故事更加强烈。在生与死形态展示背后,细水涓流着迟子建对生命存在的诗性向往与对生存意义的永恒追问。“不要说你看到了什么,而应该说你敛声屏气凝神遐思的片刻感受到了什么。那是什么?伤怀之美像寒冷耀目的雪橇一样无声地向你滑来,它仿佛来自银河,因为它带来了一股天堂的气息,更确切地说,为人们带来了自己扼住咽喉的勇气。”“怀伤”、“来自天堂的气息”、“勇气”这些词可以说都是迟子建小说中的艺术座标。如此众多地“死亡”描述,却并没有使迟子建的作品渗出寒气。在迟子建的艺术世界里,“死亡”在形态上往往只是整个生命的一种必然终结,迟子建对死亡的昭示和轻轻触摸,使得死亡不再是隐藏在幕布背后的谜团,而坦然成为生命应有的归宿,死亡在迟子建看来意味着回归故乡,而不是毁灭到虚无。在生死之间,有着迟子建对平凡生灵生命价值的思考,对命运变幻无常的观照,来往生死之间,穿越生死之上,有着迟子建的悲悯情怀,苍凉却不失温暖。由此,迟子建笔下的死呈现出的是一种清晰的柔滑、安详的凝视和平静了悟。死并不是吞噬生命的恶魔,而是隶属个体生命的(有时还可以被选择的)一部分。

迟子建感伤主义的艺术诉求决定了她绝不会将死亡描写成血肉淋漓的伤疤。相反,作为故事的叙述者,她的小说从不以跌宕的情节取胜,而是重在氛围的营造。她似乎在刻意地将强力的情绪从文本中抽离,以达到一种哀而不伤的状态,在悲观中亦不失达观。而这一达观又并不因事过境迁的冷静变得冰冷,而是一遍遍的追忆中滤去杂质,变得更加纯粹。综合这冷静的叙述、富有“质感”的生动的细节与温婉犹如吃语的语言升腾而出的,就是一股浓浓的诗意。回忆之歌本身就如小提琴似的“如泣如诉”。迟子建笔下的死亡书写的一个主要特征是,作家往往通过她缠绵、温暖的笔触过滤

掉死亡的狰狞面孔,娓娓展现出惟美、诗意的浪漫情调。只有在巨大悲恸得以平复的心灵记忆里,才会有这样淡淡的却挥之不去的伤怀。在这里,死亡并不是终点。死者在生者的心灵与梦境中未曾消逝的音容笑貌就是生命延续的证明,而这一情感却仅在记忆中才能得以重现,是永不可及的美好,由含蓄与隐忍而酝酿而成的似余音绕梁的怀伤之美是格外动人的。

(二)失乐园情怀

20世纪90年代中期,迟子建这种自觉意识开始体现在《逝川》、《雾月牛栏》等作品中,一些研究者敏锐地发现了她“追忆”的意味和“还原生活”并对“灵性的世界”探照的价值。一直到现在,迟子建这个向后寻觅人类家园的“习性”也没有改变。相对于红尘滚滚一往无前的时代,迟子建的小说里始终活跃着那一个可亲可敬的“逆行精灵”。回忆使冰冷的时间转化为和暖的岁月,留恋让荒凉的空间变换成葱郁的家园。在现实中沉睡和流逝的,在文学中被她唤醒与激活。西方神话中,人类的始祖因经不住诱惑被驱逐出乐园、堕落人间,失去了灵魂栖息地的人们从此苦难相随,人们就开始了关于重返乐园的梦想。现代的都市文明在创造了极大物质文明的同时消解了人们对于自然的亲近之心,并嘲笑了一切可敬畏的东西。从白雪般自然美好的北极村走向都市的迟子建,从小居住在由长辈们所讲述和神话所构建的注重生命的灵性边地,怀着对未知世界的巨大向往来到城市。而现代文明对一些美好的事物的碾压使她并未寻找到现代文明所应带给人们的天堂。人们在都市的尘嚣中失去了原初的敏锐和愉悦,神性在丧失,来自自然与宇宙的声音正在悲哀地死去,现代机械文明与纯物质的学说则彻底摧毁了乐园恢复的可能。《额尔古纳河右岸》正是感叹在现代文明的蚕食之下,这一片人类“原始风景”栖息之地的丧失。迟子建曾说:“年龄的增长是加深人自身庸碌行为的一个可怕过程。从那以后,我更多体会到的是城市混沌的烟云。狭窄而流俗的街道、人与人之间的争吵、背信弃义乃至相互唾弃,那种人、情、景相融为一体的伤怀之美似乎逃之夭夭了。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她的作品总是表现出那么多纯真的美好,文字如自然的河水般清灵流淌,河面上跳跃着的是一系列温情美好的意象,透明的水底是潜藏着的忧伤……迟子建的特别,就在于她从不为快餐化的文学潮流所左右,而始终执着于她似乎并不太“时髦”的艺术追求,用文字去寻找死亡的终极意义,构建被忘却了的乐园。在几乎所有人都背负

着对被现代化所抛弃的恐惧争先恐后地向前奔跑时,迟子建却执着于“原始风景”的美好。在自觉地摒弃文学的精英意识并将温情的视角投向民间的同时,隐含着悲悯的苍凉对迟子建写作中的死亡本体意识起着文化建构的作用。她用入道的艺术方法去建构健康自然又不乏诗意的死亡意识,以此追寻一种诗意栖居于大地的方式。她作品中的每一次死亡都像在经历一次精神的还乡。迟子建意图在坚守死是生的延续这一主题的意义上用爱来温暖城市的冰冷。而她所选择为代言人的也往往是生活在底层却未丧失灵性的普通人。死亡是生命的归宿,死亡无疑是最具感伤性的主题。

迟子建始终致力于对死亡意义进行解构与重构,以寻求一条超越平庸的精神生存状态的道路。也许这过程中不乏矛盾,但其质疑与追寻始终真诚。并且,正是这种自我对质与矛盾表现出了巨大的张力,从而使作品产生上升的力量而非落入低俗的慰安小品。这亦正是其死亡意识不断在冲突与弥合中成长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 [1] 李庆. 中国文化中人的观念 [M]. 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6
- [2] 施战军. 一个逆行的精灵——迟子建小说的人文伤怀 [N]. 文艺报, 2006-06-01.
- [3] 段德智. 西方死亡哲学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4] 方守金. 北国的精灵 [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2
- [5] 管怀国. 迟子建艺术世界中的关键词 [M]. 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 2006
- [6] 张进. 遥渡相思——从“父亲之死”解读迟子建小说 [J]. 锦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1(4).
- [7] 迟子建. 寒冷的高纬度——《我的梦开始的地方》[J]. 小说评论, 2002(2).
- [8] 许振强. 年青而练达的心灵——迟子建小说论 [J]. 文学评论, 1992(6).

责任编辑:黄声波